

清儒學案

叢



捌



清儒學案卷十三

天津徐世昌

恕谷學案

習齋之學自創宗旨如初闢蠶叢恕谷益修治疏通之說  
經則實事求是取諸毛西河者爲多其時宋學極盛而將  
衰漢學初興而未熾顏李之學在培人材濟實用與專講  
訓詁考證者不同而漢學家因其與宋儒立異亦不廢其  
說故四庫於其說經論樂諸書並採及焉述恕谷學案

李先生瑛

李瑛字剛主號恕谷蠡縣人康熙庚午舉人父明性學行爲鄉  
里所式顏習齋嚴事之先生遂受學於習齋以三物六行六藝  
爲學之本期於致用學數學射御學書又從王五公學兵法從

毛西河學樂律習齋厓岸甚峻足跡稀出閭巷先生則屢館京師遠游西至關中南及吳越徧交賢豪上接公卿下至騶卒言必稱習齋故習齋之名亦因之遠播在陝西浙江佐執友治縣皆有聲安溪李文貞公官直隸巡撫聞其學行將薦之固辭時相索額圖及明珠之姪皆欲延教其子不就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用兵西陲再聘參其幕事婉謝之晚銓授通州學正甫浹月卽以母老告歸遷居博野建習齋祠堂收召學者治農圃以終年七十有五先生爲學始終一守習齋家法所輯小學稽業大學辨業及學規論學以補習齋所未備所擬太平策根於周官又訂王崑繩平書乃以佐習齋存治所未逮習齋以六藝立教先生謂禮讓爲國自治治人非禮不行農乃國本食爲民天而兵則所以衛民故於田賦郊社禘祫宗廟皆有考期可見之



實用五十後孳經於易詩春秋四書皆有傳註論易以觀象爲  
主謂陳搏劉牧無極先天之說皆使易道入於無用明人以心  
學治易率持禪偈以詁經反置象數於不問弊不可窮故引而  
歸之人事論詩主不廢序在尋賦比興之義以合乎興觀羣怨  
論春秋在求筆削之義以觀予奪褒貶謂古大學教法所謂六  
德六行六藝規矩尙存故格物之學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  
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指其入手而已而格物一章可不必  
補其說本之習齋習齋於程朱學說多出爭義毛西河著書於  
朱子亦多攻擊先生自從西河游北面稱弟子徧序其書服膺  
其說註經考典多取之與方望溪交最篤望溪恪守程朱斷斷  
相辨及先生卒望溪爲誌墓言與論朱子節概政略諸端先生  
亦是之後於所著書不滿程朱者有所刪削然遺書具在固未

屈於其說也所著書今傳刊者周易傳註七卷筮考一卷詩經傳註八卷春秋傳註四卷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論語傳註問二卷大學傳註問一卷中庸傳註問一卷中庸講語一卷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學禮五卷學射二卷學樂錄五卷平書訂十三卷擬太平策七卷閱史邳視四卷續一卷評乙古文一卷瘳忘編一卷宗廟考辨一卷恕谷後集十三卷天道偶測一卷訟過則例一卷學御錄一卷恕谷詩集二卷民國八年從祀孔廟弟璵培竣礮並從學竣字益溪諸生佐註周易子習仁習中習禮習仁諸生守家學又執贄於方望溪先卒

參年譜及遺書

周易傳註

凡例

一卦有材焉

繫辭傳曰象者材也即居體之體也

而分之有德

繫辭傳曰卦之德方以知乾健坤順

之類是也

有情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謂文動而變也

有象

繫辭傳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說卦所取象

皆是有位

說卦曰易六位而成章

有時

繫辭傳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

有義

繫辭傳曰六爻之義易以貢

有數

如初二至上又如三日三年七日等數以及大衍之數皆是

有主爻

如无妄剛為主於內是

一卦爻見經者論本爻一也論三畫卦二也六畫上下相合論

三也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應卦四也

謂一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陽相配者日應若俱陰俱陽則謂之敵應然

應亦有兼數爻言者如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類

論位五也

凡卦以二五為中又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

陽爻居陽陰爻居陰為得位之正否則失位不正又入卦正位乾坎在五坤離在二震在初艮在三巽在四兌在上又初二三

離位四五上坎位見啟蒙易傳

有乘六也

上爻乘下爻也如屯六二乘剛也

有承七也

下爻承上爻也

如蠱初六

互卦八也

孔子所謂中爻也如春秋周史占觀之意承考也

一卦爻義即經而可見者本爻不變之義一也爻變則三畫卦

變二也

如師初六變則下卦為兌智莊子解師初六日川壅為澤

六畫卦亦變三也

如師初六變則

卦為臨智莊子解曰不行之謂臨並非占而爻變始論變也蔡墨謂乾之姤乾之同人皆同此比爻四也相連爻也

繫辭傳言近者是也兩互成一卦五也如泰二互為歸妹是也對易六也如乾坤頤大過等卦

是即文言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反易七也如鼎與革反易故初六有頤趾象下巽反兌有得妾象重易

八也如履與夬因重相易則九五有夬象伏羲畫卦以交易一索再索三索則爻變也成六十

四卦以重易文王序卦則以對易反易似體九也如頤似離而稱龜大壯似

兌而稱羊類前儒亦明大體厚體如上經終坎離其前為頤大過下經終既濟未濟其前為中孚小過皆大離大坎象也或謂

大體不可取則噬嗑似頤彖傳曰頤中有物豈聖言不可遵耶

一彖辭與爻不同不觀變故繫辭傳于彖言材爻言動又曰彖

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舊儒彖辭亦有以變解者則

彖六爻俱備當何爻變何爻不變漫無式憑不可為訓

一七八為彖九六為爻原有參互錯綜不可執一然而爻辭與

彖辭亦必對玩不可觀後而忘前也苗氏獨得解曰泰卦彖傳

以上下交爲義四爻陰首正當下交故爻辭曰翩翩以鄰朱子本義解作小人合交害正則不會卦意矣小象釋曰皆失實實者陽也三陰無陽故來下交本義又謂陰當居下在上爲失實殊不思失實言皆則兼五爻五爻帝乙歸妹亦不宜在上乎又不思泰交原取陰上陽下乎爻辭不明看小象小象亦誤解愈遠爻義矣

一爻辭論本義外閒及爻變者

如訟九四渝安貞小畜上九既雨之類

祇其爻變

餘爻不變

如論乾初爻祇初爻變蔡墨所謂乾之姤是也或此爻辭明指他爻者亦閒論變故朱震易傳有陰陽相

應相納而變之說然用此義者甚少

若先儒說象本爻不能解遂展轉他爻

如小畜九

三輿說輻獨得解謂坎爲輿二變成坎之類

則論一爻而諸爻盡變矣且或變或不

變矣何以爲準

一繫辭傳謂易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



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蓋六爻相聯有初有中終首尾合觀勢如率然此玩易之法也獨得解曰宋人解爻辭不顧前後如解之初六无咎以其剛柔際也乃於四爻則謂應不以正豈在初无咎而于四則有咎乎何以言剛柔際乎

一伏羲作卦而文王之彖因之周公之象因之孔子之傳又因之學者須先觀玩畫卦次及卦名不得誦辭乃忘原本

一孔子彖傳卽象之註象傳卽象之註不得背此別詮彖象

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時人事之列像也讀之而不能身心洞徹世事弗知經濟過誤雖讀易亦奚以爲

一聖教罕言性天觀易亦可見乾坤四德必歸人事以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皆言人事至於大傳乾大始坤成物合以賢人

德業陰陽性道歸之仁知君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以明  
聖人之崇德廣業有憂患焉其餘專明人事此易之大旨也

一本義筮法非古予輯古人筮占一帙曰周易筮考附後亦彰  
往察來之一助也

一易有道有數有象有占然繫辭傳曰易者象也道寓象中數

占卽象而見一言象而易盡矣

六十四卦六十四象也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象也而每

爻中復具數象則象不可勝窮皆畫虛象以待實徵所以能盡天下之變也王弼韓康伯不知象而

掃之不足道兩漢諸儒皆言象而或得或失元人吳澄作纂言  
則穿肉附毛強桃代李至明來知德易註何楷訂詁漸順適而  
尙多附會今但求自然不事強造且卽象玩義非謂象解必合  
聖心不可更移如此活看庶幾觀象玩辭之道也

一易象隨觸而呈不必全設如損益皆有損剛益柔之象而象

傳惟用于損卦不見于益既濟未濟皆有剛柔應之象而彖傳  
惟用于未濟不見既濟所謂不爲典要也故詮卦爻隨機論象  
不必比例若觀者執一以繩一膠柱刻舟左右之祛分寸必齊  
則于易道奚啻逕庭而遙

一易入漆城已久若與先儒辯難卷不勝載故是編但註經意  
不爲駁言惟如河圖洛書等甚有關者則不得已辯之

一伏羲畫卦而後文周繫辭孔子贊易皆以成己物爲世道人  
心計也若于三聖所言之外再出枝節非小道術數則曲說纖  
巧易之亡晦皆以此也故于五行勝負分卦直日及京房一世  
二世三世四世遊魂歸魂諸說俱不入卽至上下經乾坤之爻  
各三十而爲否泰損益等論雖有附合而聖言所不及亦一概  
芟除不錄

一後人偶獲一見附離聖經曲爲比合甚失易妙

爻下亦有及古人行事者

乃以其爻義難明借以明之非執定一事也

至于流于異端悖于方技如參同契易

圖鈞隱三易洞璣諸書皆亂易者也學者勿爲所熒

一自漢唐以來易書闋幾百家而十九影響朱子作本義曰吾

于易乃隔四五層解又曰下經下繫難會其不自是而惡人異

己也審矣故明代時文一遵朱註而易註乃有來矣鮮諸人行

世世亦未有以異朱而訾訾之者以易道廣大原賴發揮也學

者無見舊人一說遂自封錮

### 論卦變

按漢焦延壽有一陰一陽自姤復五陰五陽自夬剝之說宋人

因之爲卦變仲氏易因之爲推易大約謂一陽五陰之卦皆自

復剝而來一陰五陽之卦皆自姤夬而來二陽四陰之卦皆自

臨觀而來二陰四陽之卦皆自遯大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而來朱子以爲非作易本旨乃卦成後有此象其言近是如兩人對閱高下互分二木相勘枝節參錯爲卜筮觀玩之一助亦可而以諸卦自復剝等來則斷不可乾坤生六子一因重之六十四卦皆具焉有師卦自復卦來訟卦自遯卦來之理耶且六子助天地以生萬物者也而震巽坎離艮兌反生自臨觀等卦則慎甚矣以至于寶謂乾之初九自復來乾之九二自臨來諸卦反生乾坤更顛倒凌亂之極矣烏可訓耶至來知德又專歸反對名之曰綜夫反對見于雜卦本屬經意但專以此解往來諸辭則其說有難盡通者如賁與噬嗑反對賁彖曰柔來而文剛來註曰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柔指離之陰卦剛則艮之陽卦分剛上而文柔來註曰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



爲艮以文柔剛指震之陽卦柔則離之陰卦夫噬嗑上卦爲離  
下卦爲震是亦可曰柔文剛剛文柔矣且分字何解猶是一陽  
二陰之卦祇一倒觀並無移動何以言分

辨河圖洛書太極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實指天  
地之數以起下詰應之端而覆明大衍也按鄭康成註曰天一  
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  
生土于中陽无耦陰无配未相成也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  
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  
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然其說不始康成楊  
雄太玄以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  
呂不韋月令曰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蓋自戰

國末卽有其說矣而實與易道刺謬不然繫辭曰乾大生坤廣  
生皆生也而成在其中觀坤曰資生卽曰成物可見也不則乾  
知大始坤作成物或可曰天生而地成今乃天地各分生成各  
有生成是何說乎且天三生而二成地三成而二生何以言之  
水木土何以當生于天而成于地火金何以當生于地而成于  
天金木皆地生若曰木天生者得天氣也則何物不需天氣者  
取火于日空中有火火不實生于天乎土之生似當先于金木  
而反居五天五行之配一二三四五何居或謂洪範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因據之爲相生之數則洪範枚舉  
不容无序非爲生成也不然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  
聽五曰思豈亦先生貌後生言以及視聽思乎夫土卽地也豈  
有地猶無土待生水火木金後而天乃生之乎地之成土卽以

地成地乎況六七八九十之數復何自焉後人以此裴河洛圖  
太極爲生人生物之源則所繫重矣乃聖經祇有五十五數以  
爲衍之本而並不及五行生成一語豈經旨尙有紕漏耶其爲  
曲學穿鑿附會灼無疑也故五德相禪之妄高氏拱本語明辨  
之矣五行生成之說非易道郭氏雍亦言之矣且五行配八卦

鄭註无此係後人僞河圖見後

加以生剋更爲誣經毛河右易小帖云以卦義

言離爲火坎爲水巽爲木矣然震爲雷不爲木艮爲山不爲土

兌爲澤不爲金

革象曰水火相  
熄則兌澤屬水

卽乾之爲金不過與爲玉並言

非專屬金也

乾爲金爲水爲大赤爲木  
果則金木水火皆備矣

以卦位言則震木兌金

離火坎水似矣然而坤不是火艮不是水有四正而无四維卽

曰坤艮屬土正合五行然何以水火各一卦而金木與土則各

有複卦且何以中央之土反无卦位也以卦數言則天一爲坎

地二爲離天三爲震地四爲兌而乾巽艮坤則又以六七八九就天地而分屬之似矣然而土爲五十反爲卦數所不取夫參同契云三五至精五行之數全在正五今卦有合五而无正五如金水爲一五木火爲一五皆可兩合而土之正五卦何以反不及也至宋人太極圖專論五行且欲以五行生八卦更無理矣王崑繩曰五行生剋始于鄒衍而成于漢劉向班固然五行志等書皆牽扭可笑江河井泉金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于金石獨木也哉水木火土則謂草木悉漂萍盲者笑其妄以爲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虛空何物可灰爲大塊也剋木者金而火未嘗不剋木也吾見剋土者金木之剋不若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剋者也土剋水水亦剋土也總之天地無不生无不剋萬物消長乎陰陽也若五行生剋謬矣哉錢煌曰卦論生殺則乾父

剋震子震子剋坤母兌離巽三女艮坎震三男皆相剋此大亂  
人倫之道也而可哉胡朏明易圖明辨曰經言天地之數所以  
爲大衍也註者纂以五行生成則與大衍何與何也蒼无五行  
无方位无生成也今試就筮法按之自四營成易以至十有八  
變而成卦孰爲天生而地成地生而天成耶孰居東而爲木居  
西而爲金耶如今人河圖洛書圓者方者單者複者皆安在耶  
堦按金木水火土始見于大禹謨然與穀稱六府不稱五行甘  
誓始言五行而不詳其目至洪範乃有五行物數然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是指流行人間最大  
而適用者有此五物猶禹謨言財貨藏於是而謂之府也故周  
禮考工記又名曰五財春秋傳亦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非謂  
五行握自帝天而能生萬物也宋人太極圖乃謂五氣順布化



生人物則金木何許較之人微且頑矣乃能生人焉有是理若謂四時配五行天有五緯星氣實生人則地有一物天有一星

如少微四輔類非星氣能生人也王良傳說以人得名能生人

耶

王崑繩曰五星古名歲填熒惑太白辰配以五行者漢人也

四時配五行亦後儒約略象

物之說月令春盛德在木乃言春之盛德種之于木非言木有

盛德而生春之物也夏秋冬之于火金水亦然且此聖經所未

有也

按說卦方位夏火冬水而春木秋金則无其象

至以天地生成配易卦謂天一生

水爲坎一地二生火爲離二天三生木爲震三地四生金爲兌

四因以地六成水并列西北爲乾六天七成火并列東南爲巽

七地八成木並列東北爲艮八天九成金並列西南爲坤九則

乾爲天爲老陽乃爲地成乃得老陰六數坤爲地爲老陰乃爲

天成乃得老陽九數何其慎乎聖經乾天稱父坤地稱母以生

萬物而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六子動之撓之燥之潤之說之終始之陰陽化育之道盡矣今術數家但知宗後人五行生物不知大易此其所以爲小道也五經語孟言道已盡出此者即可擲之汪季青曰謂五行爲天地也不可謂五行卽六子也則六子无金謂五行後于六子乎六子已有水火矣謂五行先于六子乎是六子不當稱六子而稱六孫矣其言涉戲亦明且著者五行之物散見于易或以五行生成講易難通遂謂易无五行又非也但五行者言已成之五材也五材不可言生剋而有畏愛如白朮防風爲使愛也木香見火无功畏也世誤以畏爲剋愛爲生耳

### 辨先天圖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而八卦之象可說也天地固有否泰往來而尊卑之位一定艮山兌澤分據而通氣山伏氣于澤澤蒸氣于山爲雲爲嵐爲泉爲雨震

雷巽風各體而相薄出于地行于天風叫號而迫雷雷旬旬而  
 從風咸恆損益四卦可觀水火之性則不能對發而相射也火  
 上水下炎上者上潤下者下曰未濟又火上澤下曰睽謂不相  
 射而遠去也水上火下炎上者上入于水潤下者下入于火曰  
 既濟水火有形無質相濟則水火為一不相射也又火下澤上  
 曰革彖曰水火相息非水下而息火即火上而息水更革而不  
 相射也是非相濟即相革故又曰水火相逮以水火之卦雖可  
 對列而水火之物无能對据也

唐宋訓不相射為不相入不相  
 犯害明與經文相濟相息背矣

如屯鼎  
 相錯類

射也坎離相錯重而六十四卦皆相錯錯交也摩也此  
 節文義甚明宋人忽以道士陳搏先天之圖溷之謂之伏羲八  
 卦方位夫經文但曰天地定位未嘗曰乾南坤北也但曰山澤

通氣未嘗曰艮西北兌東南也但曰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未嘗曰震東北巽西南離東坎西也而強誣聖言可乎且伏羲文王同此八卦而誣曰此伏羲八卦帝出乎震一節爲文王八卦何所據乎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大人行乾之事也與道士修煉之術何與而竊取爲名乎王文中擬經亦屬擬議之事宋人遂比之操莽今強纂聖經以入異端較之擬經何如也

詩經傳註

孔疏曰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

如如佛如羹之

類

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

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

道直陳爲上至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螽斯羽疏曰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文義自解故不言凡說不解者耳眾篇皆然朱子乃以螽斯柏舟綠衣終風凱風等篇毛公所謂興者而易之以比與前人所解異矣

又按劉勰文心雕龍論賦比興亦同前說則漢魏六朝詩賦正盛之時皆如此立解不容今人作詩動遵古體而賦比興反有異義也

### 邶柏舟

朱子曰序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人鑿空妄語以誑後學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



則其故爲欺妄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又曰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性情之自然而或書傳所載時無賢君則雖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也愚按朱子亦謂序或言孔子或言子夏皆不可考而鄭康成以爲序本合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夫曰傳之已久則學禮學詩必孔門弟子所流傳矣而乃痛詆力斥何也且朱子不生於秦漢之前何由見其不知人而強曰某人不知時而強曰某時也而遂詈之以欺妄誑人也乎如柏舟之詩朱子所據者列女傳也夫序傳之已久者不可信而列女傳出於後人者乃足信乎況其辭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又曰不能奮飛夫欲奮飛欲飲酒而敖遊豈婦人之事之言乎乃強坐曰其辭卑順柔

弱疑莊姜所作則請再讀之心堅逾石心直勝席威儀肆應無  
一不善是爲卑順柔弱之辭乎且曰故爲欺妄以誤後人則請  
問朱子木瓜之易報德以姦私鵲巢之易迎婦以嫁女風雨子  
衿之易君子學校以淫奔諸如此者不可更僕皆有所本乎何  
所據乎不更蹈於欺妄誑人也哉孔子曰詩可以觀可以怨太  
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則刺時君明國政援古正今正孟子  
所謂王者之迹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詩之道也乃詆之曰非性  
情之自然輕躁險薄則必如岳珂之言曰今儒者置君父之大  
讐於不問而徒講正心誠意吾不知其正心誠意者安在也是  
爲得性情之自然矣是爲膜置坐忘而不輕躁險薄矣朱子於  
柏舟旣以爲婦人之詩矣而註孟子又宗序文謂衛之仁人見  
愠羣小於青衿旣以爲淫奔矣而白鹿洞賦又宗序文曰廣青

衿之疑問是見且未確一口兩舌而乃勝氣很辭痛罵古人是  
何意哉

杅杜

采薇三章序以爲文王事朱子無所考而駁之以爲未必按常  
武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宣王時皇父爲太師而  
其始祖曰南仲則南仲必周初之臣建大功而有封爵者矣太  
王王季初起未能肆征皆勝武王末受命伐紂卽終未聞遠略  
邊荒則玁狁西戎序以西戎爲昆夷之征非文王而何矣況孟子曰湯  
事葛文王事昆夷湯初事葛而後征之文王初事昆夷而後征  
之事相類故並言大雅曰昆夷駝矣維其喙矣亦言文王事是  
確有據矣而必改序之以世次詩者爲無附著之言爲閒閒屬  
詠使後學無以知人論世豈詩教乎

皇矣

絕高謂之京爾雅無鐘鼓曰侵春秋傳雅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爾雅矢陳

也謂按止祖共之周師依屯於京不動以牽密旅而掩旗息鼓

自阮疆以侵密國出其不意至其國即陟高岡而陣之此與依

京皆誕先登於岸也於是密須之岡陵阿泉池皆為我有而密

人無敢陳兵無敢飲水者蓋密已滅矣於是兵民歸從者益眾

舊都難容乃度其善原在岐陽渭側而建邑焉周書文王在程

是也鮮善將側方嚮也按太王居周原頌謂在岐之陽此鮮原

亦在岐陽者蓋去舊都不遠也正義

執競

詩內有成康二字朱註遂臆改以為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則  
奄有四方不始成康且周人無擇三王而專祀之之事也文武

爲受命之君有不祧廟故可專祀者若成王康王禘祫耶不專成康與武王矣時祭有分祀耶何以三王一詩也此皆不可通者況見有成康二字遂謂是成王康王則昊天篇曰成王不敢康又何解耶

雖

太祖卽始祖后稷也非后稷不可稱太祖也箋以爲文王非也禘卽春秋之吉禘也蓋成王喪畢奉武王主合祭於太廟乃以次遞遷而武王主入禘廟焉故詩專詠武德告太祖以當入廟也若大禘則追所自出之帝如商頌長發歷陳祖德不得專稱皇考矣下篇接言諸侯始見乎武廟蓋武王始有廟也一時事也

閔予小子



按左傳家語文王世子明堂位史記詩序書序尙書大傳以及漢唐註疏武王卒年在十一月成王時年十三明年周公攝政爲元年是年卽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歸而立制度作禮樂以成文王之德至七年營洛邑時王年二十矣而公自請明農致政故史臣於洛誥總記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維七年此確可憑者而宋人如蔡沈輩忽改爲周公留後於洛凡七年而卒則遍稽周公並無留洛七年一事況曰七年而卒出於何書而妄言之且卽曰留洛但可曰承成王命耳保成王之政耳何以云誕保文武受命也豈前此冢宰攝政並非誕保文武受命乎原其意乃謂周公攝政不過成王喪中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已喪畢卽成王親政何有居攝之名以起王莽之借口者不知有伊尹之志放君猶可孟子言之矣而況居攝乎

三年內可居攝爲其君弱小引而七年猶三年也而遂謂傷於臣道乎夫王莽借口居攝遂辨周公無居攝事則王莽借口受禪以篡漢之天下將又謂舜禹無受禪事耶

春秋傳註

元年春王正月

杜註云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 孔疏云君卽位必改元諸國皆然左傳謂鄭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也昭公以敬王十年冬薨十一年夏六月喪至定公乃卽位而春已書元年者先君已薨於前年卽位雖在後亦統此歲也 春正月者周制改前代時月建子之月也經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夏之秋八月也夏冬十月小雪矣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夏之冬十二月也夏春二月冰泮久矣俱非異也何記

焉故左傳僖二年春王正月日南至以子月長至也春秋以年  
領時以時領月以月領日而事屬之常也元年春正月史文也  
王正則孔子筆也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惟正朔行於天  
下此王章也其餘卽位會盟朝聘征伐皆自諸侯出自大夫出  
無王矣春秋之大義揭於是矣 王不在春上者孔疏曰三正  
迭建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也其後有王二月至三月者言  
商之正月乃周王二月也夏之正月乃周王三月也 四時首  
月雖無事猶書謹時也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  
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四年春王二  
月莒人伐杞以旁月有事而首月無事也若空書時月必在首  
月亦有書旁月如莊二十二年夏五月杜氏曰誤也又如二年  
春會戎於潛無月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有日而他無桓

四年七年無秋冬僖二十八年冬壬申公朝於王所有日無月  
昭公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皆闕也桓十二年冬十一  
月丙戌盟武父又丙戌衛侯卒一日兩書羨也聖人因之不敢  
增損所謂及史闕文也

毛氏傳曰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朝正行卽位之禮周制遭喪卽  
位踰年改元年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書成王崩在四月乙丑  
越七日癸酉而康王卽位史記世表魯眞公二十八年宣王卽  
位至二十九年王始改元是卽位改元本非一時然遭喪卽位  
仍反喪服至踰年改元又特行正位之禮百官以敍然後史書  
卽位於改元下其或朝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不書此不書  
以攝位也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皆遭弑逆之變倉卒卽位不  
忍再行也行則書不行則不書禮也而義亦寓焉若隱被弑而

桓卽位則桓何心襄仲戕儲而宣居然行卽位禮其幸禍可知矣 隱之攝位何也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註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屬辭比事記曰春秋有始娶再娶若繼室則媵妾之當室者耳蓋始娶無子則再娶衛莊公始聘於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於陳曰厲嬀且有其娣曰戴嬀是再娶夫人也若始娶者或卑微或不成禮則亦有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爲夫



人矣後又以其卑微且築臺於黨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故又再娶於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子般立爲適子雖哀姜有娣叔姜已生閔公又前此媵妾之成風早生僖公而成季主之皆不得立以其爲始娶夫人也隱公爲繼室聲子所生子而惠公再娶仲子實爲夫人則桓公爲適當立而隱公居攝禮固然也愚按周禮七出無子去卽當去而遇三不去者亦但養之終身夫必再娶則衛莊之再娶禮也魯莊已娶孟任有子又娶哀姜則辛伯所譏並后匹嫡非禮也若惠公元妃卒繼娶仲子爲夫人則考經文周桓王十六年祭公逆王后於紀靈王十四年劉夏隨單靖公至齊逆后齊襄公五年娶王姬齊桓公三年娶王姬皆似再娶公羊傳白虎通言天子諸侯不再娶誤也蓋春秋戰國已如漢唐後后卒卽選妃立之遂爲是言

而實非禮也。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無主婦，可也。夫宗子不可無主婦，可以天子諸侯無主婦乎？然孟子載葵丘之會，申王章曰：無以妾爲妻，則將以誰爲主婦乎？其再娶也必矣。又按經不書卽位，何以知爲攝乎？何以別於遭變者乎？曰：下書隱夫人薨不成小君禮，爲桓母立宮，且隱薨不傳子而及弟，則居可知矣。則與他公不書卽位者別矣。故經文必前後貫串觀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隱公五年

隱爲桓攝而見居君位，則宗廟中不可使桓主祭其母也。又不  
可代桓祭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立仲子之宮，若姜嫄之有專  
廟者，然其後桓爲君，自請仲子入祔惠廟而祭之。但春秋以恆  
禮不書耳。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廟稱宮，此亦稱宮者，見可敵

體於惠公也杜註曰考祭以成之也初初祭也獻六羽者從仲眾之言用諸侯之舞數以見其爲夫人也婦人無千舞故獨稱羽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涇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於師

盟於召陵

僖公四年

齊桓經營歷年諸國合兵力盛然後帥而伐楚且不遽及楚也先侵其與國之蔡蔡眾潰叛軍聲赫矣遂入楚境楚使來問管仲責以不供王祭包茅昭王南征溺死於漢二事使於不貢認罪昭王不復委之於水以對齊桓於是進師次於涇使回楚人震恐乃使重臣屈完來齊師求盟夫敵國以兵聲罪伐我而我造其師中請盟以求息戰大辱也宣十五年華元謂子反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是也屈完陳

詞若出己意而不直言君使諱辱也故不書使然來盟孰使之君在中矣故書曰來盟於師楚紂矣霸主之威伸矣齊桓乃曰楚先王建國也師中不可以辱吾其以禮盟焉乃退一舍使屈完與諸侯盟自此終齊桓之世楚不敢爭鄭焉其後晉文興霸雖能勝楚而不能服楚遜齊桓矣左傳屈完如齊師師退召陵齊桓乃與屈完謀好楚未求盟而齊桓遽退三十里且先求好桓斷不悖誤至是蓋左氏錄楚史之文也公羊師在召陵穀梁權在屈完桓不得志皆屬誤語然後知聖經曲折自具而非傳所知者多也何註云許男不言卒於師無危也楚臣如得臣宜申椒皆獨書名此書屈氏蓋以對有度齊人喜之故載書書其氏以赴諸侯也杜註召陵楚地潁川縣南三十里爲陘

九月公至自會僖公十有七年

上書公會齊侯於淮而接書滅項則公在會而暗使人犯霸令以滅國明矣接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魯地也必夫人請其父至卞而會也而公未歸則公被執明矣姜氏爲公請亦明矣接書公至自會齊桓釋之明矣乃但書自會諱也聖經之無字句中有事有文類如此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僖公二十有三年

齊桓興霸三十餘年內政軍令經理諸侯節節有道管仲固天下才也其於楚也大張網羅全畜精力乃能制之而六七年後楚卽乘隙蠢動宋襄親見之矣乃見如未見一則天姿庸鈍一則狂躁蔽之急合諸侯且拉敵楚夫虎可伴乎不能縛虎而欲使虎且求虎翼有是理乎是時陳穆與魯僖並無明見齊之盟惡宋襄思齊桓而糾楚人楚人思齊桓乎列陳蔡於楚人上楚



清儒學案卷十三  
人甘乎明借此以入中國之盟姑欺之耳迨會鹿上而楚人讓  
人先猶欺之也至會孟而楚子列諸侯上矣乃宋公猶主盟矇  
眛相牽走入虎口可怪歎矣魯頌所謂荆舒是懲者不自悖其  
言哉苟非晉文繼霸城濮一戰震天岌地楚其并吞中國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文公二年

左傳晉侯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不出使陽處父盟公以  
恥之適晉不書諱之也甚矣晉之亢而魯之靡也或謂經有故  
起人疑令檢傳而得之者非也經不待傳也必待傳使三傳不  
作經遂晦於後世乎如此及晉處父盟必公如晉而及盟也何  
者盟於魯則必上有某來之文而上無其文處父係以晉其如  
晉而盟可知矣公如晉必盟其君而不得而及其臣盟則晉怒  
而辱之可知矣其下三年冬書公如晉及晉侯盟愈知此之爲

辱而後晉人改禮矣觀後之書公如晉則知此之如晉而不書  
爲諱辱矣何待檢傳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公十有六年

自二月至五月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  
疾不視朔也蓋視朔聽政也自是政權下移矣又按書四不視  
朔以見後之或視或否諸公繼之三家且竊其政而不願公視  
視朔之禮自此廢故記其始也使四不視朔外皆視而相繼之  
公亦視則月吉大夫皆入朝聽政矣何以獨孔子於吉月必朝  
服而朝也夫不告朔視朔大過也乃不書廢而曰閏月不告猶  
朝曰四不視朔若少閒而不廢者然臣子於君不忍斥盡不敢  
斥盡之辭也

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宣公四年

據左傳公子宋與歸生謀弑君歸生止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書曰公子歸生弑其君權不足也未確也傳歸生在文十七年爲書與趙盾辭甚伉直晉遂來行成且以卿壻爲質經宣二年帥師敗宋獲華元非權不足者宋與之謀蓋以非歸生則不能行弑也且後鄭人討弑君之賊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必親手弑君者矣左氏未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鞏齊師敗績

成公二年

鐵壺氏曰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冊而晉卿衛卿並曹小國之卿亦以名見而大夫悖逆之迹孔子以因舊史之文而益見矣愚按照昭十三年傳曰南蒯以

費叛經不書叛惟筆曰叔弓帥師圍費定九年傳書陽虎入讜  
陽關以叛奔齊經俱削之筆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十  
有三年傳載荀寅士吉射攻趙鞅鞅奔晉陽已而荀躒韓不信  
魏曼多攻寅吉射二子奔朝歌經削其相攻而筆曰晉趙鞅入  
於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是春秋筆削全改舊  
史之文矣推此則更舊文者固以義筆削也卽仍舊文如鐵壺  
所言春秋初列國卿稱人後稱名楚始舉號而後稱人稱子一  
仍舊史之文者亦以義筆削也蓋義卽在於隨時變稱因其文  
卽筆也而褒貶寓焉非漫無義而但以舊史之文爲文也故曰  
其義則上竊取之矣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言憲章周制  
以爲予奪卽天子之事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如鞅如  
虎如荀見是筆也能無懼乎若曰其文則史者所因所革皆以

舊史之文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

石出奔楚

成公十有五年

鐵壺氏曰再書華元與良霄自許入鄭異辭蓋爲宋晉遠奔歸  
必須時日故再舉華元許鄭接壤方出卽入故不再舉良霄因  
事而屬辭也又曰自僖文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而蕩山不  
氏者宋人惡之不以氏赴也左傳宋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  
元以己爲右師不能討因奔晉魚石以與澤同爲桓族曰右師  
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乃自止華元於河上請  
討許之乃反攻蕩澤殺之魚石初料其反而不敢討及討畏罪  
及與同族五大夫舍於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華元決睢登陴  
魚石五人欲還不得奔楚按經稱華元自晉歸蓋河上卽晉地



也時晉及魯及齊四大國皆大夫自相屠戮乃知政逮大夫亦非大夫之幸也亂世無道如彼流泉淪胥以敗可鑒戒矣

春王正月作三軍 襄公十有一年

魯為侯國亞於公故舊雖三卿而祇二軍所以省賦而惜民也今季氏乘襄公幼少無知欲分公室故作三軍而三家盟詛以成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一軍使其軍之人力役邑稅盡入於己叔氏一軍臣其子弟之力役邑稅父兄之力役邑稅則歸公是取其半也孟氏一軍又僅取子弟之半是取四分之

一也蓋孟獻子頗賢穆叔次之季武子最為很忍故分公室者有輕重而季氏亦必以己為正卿費繁故取多仲氏次之孟氏又次之故以為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有一年

左傳觀起有寵於合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  
王乃殺追舒而輟觀起利祿之禍人如此而人如蠅趨羶何也  
又按當時楚雖偏於吳而政權不失晉則諸卿擅權渺無君矣  
此楚所以久延與七國同亡而晉遂爲三家所分也

仲孫羯如晉

襄公二十有八年

告晉將朝楚也以宋之會約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者亦  
朝楚從楚者亦朝晉也桓文之霸猶假尊周以爲名也至是則  
漠不言周而南北分峙如後之南北朝矣王迹之熄愈甚矣向  
戍之弭兵子罕責以天生五材兵不可去謂其以誣道蔽諸侯  
未足盡其失也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

昭公十有三年

蔡陳之歸承上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文也棄疾殺比而自立

故復封已滅之國以鳴恩也不言自楚者楚貪利滅之則滅之楚假名復之則復之皆無道而非法也故不言自楚也世子有之子廬太子偃師之子吳不惟未成君並未嘗立之爲子而遽稱曰侯若其自有之者以爲義在則然楚平不得借以鳴恩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侵鄭

定公六年

左傳王子朝之徒有儋翩以鄭伐周胥靡晉使魯討之取匡歸之晉按自宣之末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三家四分公室兵賦皆出其手雖委之君將而無虞也然犯強鄰從霸主則委君侵小國披土邑則自爲惡甚矣

得寶玉大弓

定公九年

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魯伐陽關虎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已而奔晉主趙簡子按陽虎謀殺季氏不成據邑以叛奔齊

適晉亦我國成敗一大事而經不書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  
玉大弓何也蓋以此爲順耶則虎狂險顛越一無訐謨不能爲  
順也以爲逆耶則虎叛季氏非叛公室不可謂逆也且三家視  
虎如虎而聖人曰此盜也視虎殺季桓如天翻地覆而聖人曰  
此以盜攻盜也皆無足道者也無足道則削之已耳惟寶玉大  
弓先王賜之宗國守之與山河城池同永者也遭竊幸得謹而  
書之足矣聖人之筆削高嚴乃爾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

定公十年

左傳齊魯既平故約會夾谷孔子相儀及會齊以萊兵將劫魯  
侯時孔子先具武備見萊人卽奉公退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  
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  
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

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  
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  
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蓋周  
王曾命齊爲諸侯之伯故可以甲車從但齊侵魯邑旣好當歸  
於魯以供賦役故以返田要之不書盟者要盟不潔略之也又  
按季桓愆於陽虎之禍故發憤而用孔子其如庸怠之不終何  
哉然孔子雖去而其家政遂決之聖門如冉求等此亦聖門出  
處之一大關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定公十有二年

按左傳曰仲由將墮三都蓋仲氏義勇以邑無百雉之城三家  
僭越已久今乘家臣據叛三家患之故因而使墮又傳云費人  
襲魯仲尼命二大夫下伐之則仲尼亦與其事矣然而不克成



而遂已者何也蓋事有當行者有當止者有在行止之間者有半行而當半止者三家之邑城越分可墮也然已設城而墮之傷也或自此不修築之耳且成非郈費比也郈費叛成未嘗叛也又郈費惟邑大耳與魯形勢無甚闕也成在魯北境齊人窺我所必經者故昭二十六年公居鄆而齊卽欲取成以便其私是成孟氏之保障而卽魯之保障也墮之以銷私強可也不墮以爲國險亦可也經於墮郈書叔孫墮費書季孫而圍成獨書公則孟孫陰與處父約駕言有他事而委之公往也明矣曰圍成則成人不肯墮而乃圍之也明矣曰公至自圍成則必圍成之後三家與仲尼議郈費已墮成且姑存而請公撤師以返也明矣是以不書不克也聖人之隨時而不固執如此三傳不能詳漢宋之儒徒侈仲尼之弱私家而不顧其前後使聖經之昭

然俱載者而湮沒不明也

論語傳註問

馮樞天曰集註學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必效先覺所爲乃  
可明善而復其初其言本之天命該以知行歸於盡性達天今  
之不用必宜詳說曰集註以爲訓學無所不該然但空囊旁浸  
而於聖經言學之正途未註明乃聖學之所以歧也且無論他  
經卽以論語言數章下卽曰學文則文非正學之所在乎朱子  
訓文曰詩書六藝乃於此不之及何耶興詩立禮成樂文以禮  
樂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聖門論學確  
有指實而不之及何也溯之天命歸於盡性則上達之事非下  
學也蠟等矣卽學兼知行亦未清楚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  
其言尙是蓋學有可卽見於行者如日用動靜之禮是也有不

能卽見於行者如兵農禮樂由求等經世之猷是也且卽日用之禮如手恭足重正立執顏之類可卽學卽行如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但爲學必他日居喪如禮乃爲行不可卽以學爲行故中庸好學力行分二事也宋儒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輔以倫常至於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者尙書教胄子周禮禮記學法昭然可考獨置之若遺以致處無學術出無政事世道民命無所托賴豈小失哉然朱子註學文曰詩書六藝註斯文曰禮樂制度何其明切而首一章乃籠統作解蓋蒼粹眾說積誤已久故也使今日尙在而一質當道然矣趙漸遠問曰本根本也根立枝葉自生乃程子又訓本爲始以孝弟爲第一坎仁民第二坎愛物第三坎世有一坎立而二坎三坎生者乎曰然仁卽言仁民愛物也不必牽及性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言愛曰使枉者直未嘗盡及心性也程子必訓仁爲性則孝弟難以言爲性之本遂訓本爲始且因而訛其詞曰性中祇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不惟與孟子愛親敬長不學而能相反而率天下之人而禍孝弟者恐自此言始矣

問朱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不用之何也曰後儒改聖門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氣爲談柄而究無了義曰理氣不可分而爲二又曰先有是理後有是氣則又是二矣其曰太極是理陰陽是氣太極生兩儀爲理生氣則道家道生天地之說矣不知聖經言道皆屬虛字無在陰陽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道者乃陰陽剛柔仁義之通名不在陰陽仁義前也在天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

理字則聖經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道秩然有條猶  
玉有脈理亦虛字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見於事性具  
於心命出於天亦條理之義也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兩儀人  
物以前則鑄鐵成錯矣卽如愛之理自幼觀之以爲愛之道理  
云爾虛字也及觀朱子自訓乃滋之惑曰理是根愛是苗猶糖  
之甜醋之酸夫糖甜醋酸卽其性卽此物非糖醋爲根酸甜爲  
苗也亦非酸甜爲根糖醋爲苗也仁性卽愛非別有一理爲根  
而愛爲苗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易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卽仁也卽愛也卽不忍也卽性卽情也  
必以愛爲專言情而曰有一理根在先亦異於易與孟子矣  
馮樞天曰楊氏謂敬事章但論所存未及爲政請問事非政事  
乎曰非但此也卽朱註務本亦誤使民則修築細事亦具矣曰



事則本末畢舉矣顏習齋先生曰明示治國之政而曰未及爲政先儒斷不冬烘至此其源則以重惺覺卑事功不知不覺遂爲此語也

又曰文詩書六藝也朱子加之文二字恐人仍以書策所載卽爲藝矣故去之然朱子此註甚有功於聖道邢疏已訓文爲文字矣賴朱註有此踪跡可與學者共證實學是其功也註游藝曰禮樂射御書數甚明今有宗班史謂六藝卽六經者非也朱註明列詩書於六藝外其見高於班史文人多矣

或問子夏恐人專以記誦辭章爲學故曰敦倫謂學舊解自是曰非也專以記誦辭章爲學宋明來則然春秋時尙無此弊孔子學在識大識小孔文子好學而能治賓客子產有學曰博物是無論君子小人皆學禮樂名物非若今人但頰首伊吾以爲

學也子夏何爲箴此且敦倫行也好學力行孔子分二事矣故  
可曰行自學人不可曰行卽爲學行卽爲學是曰無學是曰冥  
行如子路所謂治民人守社稷非事君致身之事乎然書曰學  
古入官不學牆面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子路乃使  
子羔以政爲學未習操刀而使割賊子羔矣今吾子又執敦倫  
爲學其受賊者豈止子羔耶

問集註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傳註云於心二字何也曰去於  
心二字則得於身得於心皆具矣若禮記所言德者得也禮樂  
皆得謂之有德誠古聖流傳之言或以爲朱子倣之則但指以  
得訓德耳

問改集註居其所不動也作不移何也曰北辰隨天而轉何嘗  
不動但不移其所耳如人君一日二日萬幾何嘗無爲但不出

廟堂而卽可及天下耳不動則無爲之說也聖言爲政今言無爲可乎

或問不用集註使人得其性情之正何也曰聖人明言詩三百思無邪今乃謂詩亦有邪而用在使讀詩者無邪不反聖言乎朱子認鄭衛詩淫故謂詩有邪不惟與序不合卽以春秋行事觀之子太叔賦褰裳矣子游賦風雨矣子旗賦有女同車矣子柳賦擗兮矣子展賦將仲子矣子太叔又曾賦野有蔓草矣同時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斥曰牀第之言不踰闕非使臣之所得聞也夫刺淫之詩尙以爲牀第之言不可聞則數詩朱子謂之淫詩也乃可名卿賦之名卿聞之入於燕會以干聘問大典乎其非淫詩明矣

又曰近宗程朱者詆陸王頓悟爲禪不知古經無悟字悟卽禪

清儒學案卷十三  
三  
旨不在特頓也程朱好誦讀重惺覺故悟欲漸陸王輕誦讀專  
惺覺故悟欲頓蓋視程朱又甚耳潘用微曰悟者從未有是景  
而忽及之禪家以此爲法門愚謂大學言知在於格物論語先  
覺就應事接物言與一旦豁然大事頓悟天淵有分也

問用行舍藏註何如曰則行則藏有求志達道之具也集註如  
尹氏謝氏專以行藏無意必言宋人不重經綸之具可見矣事  
懼謀成正告子路以行軍之道非不與其行軍也若不與其行  
軍曷爲曰可使治其賦乎謝氏乃曰其問卑宋人之輕去武備  
又可見矣此所以成一代消弱之乾坤也

問集註贊會點胸次與天地聖人同而以三子爲規規事爲之  
末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然乎曰夫子本問  
應知豈夫子已規規事爲之末乎子曰安見五六十七十而

非邦赤爲小孰爲大而乃曰不取明反聖言何也宋儒棄事功樂虛曠故深取曾點而斥三子不知夫子與點明書喟然則歎道不得行隨境尙可自主耳非與其以春風沂水終也

問徹從趙邠卿註訓取不從集註訓通何也曰以詩徹田爲糧徹彼桑土證之則徹本訓取不訓通且集註訓通而曰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憑空撰一王制殊可異也如此則九百畝爲一處耳秋成分糧始分九分耳詩何以分公田私田孟子何以言公事畢然後治私何以言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穀梁傳何以言公田不善則責農私田不善則責吏處處與經傳相反而遂特造一論乎

### 大學傳註問

問朱註明德何如曰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此心之訓也非



指性之德也則所謂明者佛氏之明心耳豈吾儒盡性之學哉  
又問孟子言仁人心也仁性也卽心也今何分心性爲二也曰  
善哉問也經有分言者存其心養其性則心以氣質言也性以  
義理言也有合言者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曰理義是義理卽  
在氣質無二物也異端滅去義理而專以靈明知覺爲心已心  
非其心矣又何與於性

閻樞臣問明明德於天下不用朱註何也曰予著大學辨業時  
謂朱註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是愚夫愚婦皆使之  
欽明正心矣雖堯舜爲君湯武爲臣以治之亦不能不如註疏  
章明其德於天下爲是然以爲辯之不勝辯但用註疏而朱註  
不論今思之程子改親民爲新民朱子訓使民皆明明德此亦  
學術治術之大關鍵不可不辨也親民者井田學校富之教之

若保赤子使民視菽粟如水火有無相通孝慈義讓所謂必世而後仁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也此王道之止至善也若曰使民皆明明德以新之是以教士者一概教民非古人士之子恆爲士農工商之子恆爲農工商之法矣且可言不可行講王道而必出於無用豈小誤哉

方鐵壺問格物必作三物何也曰物者學中之物卽明親之事也明親之事有外於六德六行六藝者乎蓋六德卽仁義禮智也六行卽子臣弟友也六藝卽禮樂兵農也此外無道矣自朱子認爲凡天下之物而草木並進龍蠖雜陳學入泛濫茫無把持矯而一變遂爲姚江歸於禪定聖門之博文約禮者幾亡矣謂方鐵壺曰主敬存誠誠意正心道學把柄然一往有誤主一無適乃主靜之功非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之敬也真實無妄乃

清儒學案卷十三  
三  
質民之誠非返身而萬物皆備之誠也誠意統明親意者知正  
修齊治平之善而欲爲之也誠者實其意而定於必爲也意定  
然後可正修以明德齊治平以親民焉正心兼動靜有念有事  
無念無事時時敬慎使天君肅然中處若朱註以意爲心之發  
則心統動靜誠意卽屬正心功矣何以經曰欲正其心先誠其  
意分爲二事也況人心發念時多未發時少發念屬誠意則正  
心之功僅幾希矣若終日寂然惺然以爲正心則異端之元牝  
白業又非聖學矣鐵壺曰論道須以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此  
其是矣

語習仁曰大學首段言道已盡而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二句接其本亂數語而結之以見修身爲齊治平之本知本則  
知先後知所止而知乃至也後申明誠意而又結曰此謂知本

者蓋毋自欺段言誠意而卽接以瞻彼淇澳前王不忘二節言誠意則德可明民可親至善可止而乃引克明以及穆穆文王諸古事以證之末引子言無訟以見上誠意則民意亦畏之而誠是上誠意則德潤身而身修也故再結知本其下則申明正修齊治平之必有先後也章法呼應之妙如此程朱乃謂此謂知本句爲衍文此謂知之至句釋格致後此謂知本段釋本末將經文割手添足似不可矣

中庸傳註問

陳睿安問性道朱註皆統人物言傳註專言人何也曰註意照下天地萬物而非道矣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佛教狗子如來齊進猪狗皆可成佛固異端之說矣若犬牛各率其性而爲道則犬率其性而食臭是何道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理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性道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睹不聞與慎獨道學板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睹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睹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慎之則見顯之慎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睹不聞推至共睹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己不睹聞之時人所易忘固屬肯綮而共睹聞之時如兩軍鬪戰殺人如麻庸人於此面無人色心飛膽戰而天君湛然神清氣定豈屬易易火熄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曰向闕朱註致中謂自戒懼



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睹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聞此豁然矣

謂馮樞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思則得之先立其大卽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統省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操必須省察而卽存養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養則心能照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壽涯陳搏所誤以主靜爲存養遂板分曰靜存動察矣又曰世有存養而廢省察者佛老真空玄虛之存養非吾儒之存養也省察而不存養者雜霸機變色取之省察非吾儒之省察也

張顛門問朱註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曰道不行由不明必如舜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同守而道明

清儒學考卷一三  
三  
則回之爲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真知  
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圓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  
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虛  
字而其所在之致知爲講誦爲惺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真知自然行不能行祇是不能知又反書  
言矣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乃爲程朱者何以亦明知其近禪  
乎

閻季白問朱註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  
之道也人道言人自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爲天道  
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爲人道豈聖人非盡人道乎  
且故至誠無息緊頂上文成己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  
天道王天下有三重卽帝王不過如此而單歸勉然之人文義

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強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閱中庸傳註批曰大旨不差第捷徑一開靡然  
世爭趨之掃記誦訓詁詞章村學究之窠曰快則快矣如捷徑  
何曰承教甚喜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  
學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著述陸譏之曰支離陸  
重心地澄澈朱譏之曰捷徑以其斥去聞見直指性天爲頓悟  
爲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衣雜服以孫以摩  
操心省身遷善改過日慎月勵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內是  
此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爲捷  
非信口之言乎

傳註云不覩不聞僅須臾耳而念卽旋生批曰亦不止須臾曰  
翁於內地或未用力但隨筆爲言耳王陽明曰人心少有無念

時陸桴亭曰嘗於夜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所謂中究之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一時強制使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閒或一時嗒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何佳而先儒教人爲之且不幾入於學禪者耶久之始知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概遏抑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毫髮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子思所謂須臾也堦嘗體驗靜時心易起念以心未有念也動時易無雜念以心有一念也故擬存心之道不論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總持一敬是戒懼也異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則不止須臾矣然此乃異端功力非未發境界也無戒慎恐懼也

傳註云祭法有虞氏祖顓頊以下窮禪敬康句芒躋牛瞽瞍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尙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

是宗廟饗之也批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曰曾見翁批禮記宗石梁王氏等說刪抹甚多此似毀經蔑古不可學者今復曰祭法不是則國語亦云有虞氏禘黃帝祖顓頊將國語又不是乎舜無四親廟則木本水源卽在監門備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備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饗之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饗之則與瞽瞍何與而入於大孝之內也尙書廣聽錄曰蔡氏註書據蘇軾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紊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者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況蔡註引祭法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譽祖顓頊而宗堯證堯廟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譽而宗堯者以舜不宗堯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譽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爲宗廟矣且益稷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招九成觀之則禹爲舜興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死觀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註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爲誰祖誰考天下有註經如是者乎據按五帝首黃帝黃

帝至堯五世文祖孔傳曰堯廟廟舜追祀自出之帝不過黃帝則堯祖廟爲黃帝明矣神宗孔疏曰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日祖顓頊矣向來闕義可以豁然

文集

與方靈臯書

塽自幼知求友天下而亦幸有其人或志節醇篤或記覽淵博或才能揮霍然醇篤者率墨守先儒舊說未有心得淵博者或亟亟好名揮霍者每跡弛不循矩矱而三者已極天下之選矣惟見門下篤內行而又高望遠志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媿嬰侯門爲名譽此豈近今所能得者私心傾倒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人也而相晤恨淺不盡欲言是以久思奉書左右惟採擇焉

憶癸未春聚於王崑繩長安寓所門下執拙著大學辨業相提  
誨堦因謬陳格物之義聖學之大旨門下稱是深相結而別迄  
丙戌春入京會葬黃崑圃父喪至八里莊門下揖堦語曰大學  
格物先儒論之詳矣今聞格物卽格三物終有疑奈何堦曰君  
疑之卽吾亦謂人疑也周禮人方疑爲僞書何有三物但門下  
不必作周禮三物觀惟以仁義禮智爲德子臣弟友五倫爲行  
禮樂兵農爲藝請問天下之物尙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  
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卽雜以後世文章講誦亦祇發明此  
三者耳格物之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止於至善  
乃尊於農工商而爲士之職也試觀宋儒用佛門惺惺法閉目  
靜坐玩弄太極探蠶性天內地不雜於二氏乎終日章句伊吾  
經濟安在試思伊尹割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誅平管蔡孔子

則朞月三年日望施行及爲司寇卻萊墮費宋儒自期有是乎  
相推有是乎不過明理尋樂闡發經旨共爲將就耳孔孟之傳  
祇如是乎盡明親止善之道乎士之職乎門下撫膺曰然朋友  
所以貴面講也伊時深服虛心亮識抵翌日過尊寓復垂商治  
河水利弭盜諸事又以旋里怱怱大略數言別去自此日懸於  
心夢寐服食如見顏色不知果可脫去舊轍剖明聖道與否每  
浩然而歎良友時聚爲艱而天不生才偶生之又未卜何途之  
用也塉聞學於顏習齋先生先生嘗言學非鉤異亦非沾名鉤  
異則爲異端矣沾名則爲小人矣二者皆往聖所宜誅乃深憂  
聖道之墜地生民之塞屯不得已而作存性存學以辨之庶幾  
聖道生民之不渝胥也蓋先儒歧路亦非有心時勢積漸莫能  
自主然而下阪之車東逝之水無人挽回滔滔安底粵稽堯舜

傳中因天性而成德行道人倫著禮樂興布之則爲政導之則爲教先傳後受則爲學然而道雖原於天事必習於學任天難概下學可幾三代承二帝之法於民擇聰穎者爲士使之學於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卽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名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虞書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諸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公西赤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文章曰威儀言辭解文在茲曰禮樂制度解學於識大識小之道曰謨訓禮樂正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卽格物也約禮卽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於誠正修齊治平也諸經所載前禮所注確證如此至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背何經明日講何文臬



比而談命天四坐環聽擗管而著書解萬卷獺陳者也自秦火而後學術畫然一變古聖口傳身示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如所謂經書者既尋之經書遂因而習行少講說多德行讓之長者如陳寔荀淑等政事讓之雄豪如周亞夫霍光等而專箋註傳經爲儒者用是塞天地橫四海之聖道僅存一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其志誠豪傑之士也而沿流既久尋源爲難知訓詁不足爲儒而內益之以心性外輔之以躬行變箋疏之名爲章句語錄以爲發明聖道非僅訓詁自謂超漢唐而接孔孟矣孰意漢後二氏學興宋儒又少聞其說於是所謂存心養性者雜以靜坐內視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一概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爲行註經論道爲學獨於孔門之禮

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然不察以爲末務又諉之於小學已失而遂置之於是退處則爲鄉黨自好立朝願爲講官諫臣所稱特開門戶以轉世教者不過如是若其濫竽廋鼎並得罪宋儒者又不足辯也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猷則拱手推之粗悍豪俠其自負直接孔孟者僅此善人書生之學而已明太祖崛起儒者惟一宋濂而一無所建今定三藩之難者並無道學不可見歟聖道之明親止善乃如此歟然人才不一互有長短亦何足病所痛者不自以爲不足而憫然全任聖道率天下之聰明傑士盡網其中以空虛之禪悅怡然於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於手自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其習尙至於將相方面覺建功秦績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

業也以致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毒嗚呼誰實爲此無怪顏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前餽存性存學想已寓目但恐習說先入急難驟拔而左右痼成見者復來簧鼓訾警則未決何如堪曾覽門下時藝於世道政術題反覆躊躇惻乎其言之知人心爲質迥異近儒而又氣厚識沈其所望以卓然有定重明孔孟者豈淺鮮哉顏先生爲學一生四十五歲始得下走教以心性之功經濟之道及後崑繩來名旣成年亦長而聞道心折遂肅執贄可稱勇決偉人但崑繩夙學原從豪傑入故共學經濟更其所長新著平書一帙命堪訂之遵同之外有補有改甚有關也容後呈教今堪年五十矣素原愚弱更向衰老而夾扶寡侶傳受匙人卽嚮所得三者之友亦零落殆盡日爲壹鬱以門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正學則登高而呼所聽者遠南中後進殊

尤必有聞風而興起者較之窮崖空谷之鳴號雖厲莫聞何啻  
霄壤昔三代封建諸侯久而列國兵爭各求富強勢日趨於功  
利至戰國時眾口一詞其焰焚如孟子乃獨區區持仁義迂闊  
之說以相攔抵宜其爲滄于髡輩所譏笑也然無何至秦漢之  
閒而其言大驗聖賢見之遠而慮之深乃如此也今聖道之悠  
謬二千年矣顏先生忽出面獨尋墜緒以開吾徒豈一人一心  
之力所能致此殆亦天地神聖之所啟也門下雅欲爲不朽人  
必不隨場觀笑富貴既如浮雲文辭亦屬春華其所以屹屹自  
立者必有在矣繼往開來幸力自決馳祝馳祝存治存人顏先  
生年譜三種呈覽不知明春可北上賜教不佞望不盡

答三弟益溪問舊說居喪廢宗廟祭

古人未嘗廢也按曾子問孔子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祝



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以葬前不祭且象祖考聚憂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以卒哭喪事成行耐祭且後此行四時祭故主各反廟也若四時之祭三年不行則主何必各反其廟且耐后羣廟主仍當聚藏祖廟矣而不然也是卽主之反廟不可爲葬後不廢常祭之證歟

且古人實事可驗非僅空文春秋襄公十五年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會於溴梁襄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牘焉是葬後小祥後俱行四時祭矣叔向子產稱知禮者必非妄行妄言也況以情事揆之無廢常祭者葬後冠衰履皆有受矣腰麻變爲葛矣虞變喪奠而爲祭矣耐不稱哀子而稱孝子矣故三虞卒



哭之祭稱成事謂喪事成於此也謂常祭之禮於此始可成也  
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耐杖不升堂儀禮虞祭主人酹尸尸  
酢主人主人坐祭卒爵皆漸近吉禮以神道接先人至耐則竟  
合食祖廟矣後此則哀愈殺而反謂廢祖廟食乎春秋傳曰禮  
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則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謂如朔奠  
小祥大祥之特祀則於几筵宗廟四時常祭則如舊釋例是之  
不可以杜氏不能助晉武終喪並此言廢之也

而杜氏之解猶未盡合也特祀於寢謂專祀新死者則主在寢  
因以祀也烝嘗禘於廟謂遇烝嘗禘祭則請主入廟與祖合食  
毛河右經問所謂仍奉主耐之祖旁是也杜氏乃謂四時常禮  
如舊二年喪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似烝嘗於廟無新主者文  
義不順且何取於無新主也謂新主不可驟入廟耶則耐祭會

入廟矣以爲吉祭新主不當與耶則孝子可主祭新主乃不可  
與祭是慎也或曰卽祭孝子亦不與攝主耳曰有之而非概也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漢律厯志以爲太  
甲踰月卽位改元逢乙丑朔冬至越第郊天按世紀成湯以丁  
未十三年崩當必崩於建亥十一月商制踰月改元故於建子  
十二月改元稱元祀適逢朔旦日至故今伊尹攝行祠先王契  
以配天見祭典此是未葬祭外神攝主之證也晉平公葬悼公後  
烝於曲沃明日改服行事此葬後祭先自行之證也朱晦庵家  
禮謂喪中宜倣杜元凱說墨衰家祠行祭而顏先生深非之執  
總不祭之說甚嚴今念族姻繁者功總之變比有必至累歲宗  
廟不一血食於心忍乎以至輕之服廢所重之祭於心安乎記  
顏先生於王法乾卒服總廢家祠獻祭塋自浙來見曰先生誤

矣豈有以朋友逝而卻祖父食者哉先人其恫諸先生曰比乃

知之儀禮朋友麻不言總謂弔服加麻也學記曰師無當於五

服五服弗得弗親師不在五服內而朋友乃有服乎吾悔焉而

不知卽總服亦不可廢祖父食也按儀禮註疏朋友皆在他鄉袒免歸則已若同在國弔服

疑衰服總之經帶夫朝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故曰疑疑吉也總衰七升半則朋友弔服與總大殊矣

然總不祭之言何也曰上文曾子問與祭指喪祭言此節文連

義屬所謂已有喪服與相識之祭亦指虞祔祭也故孔子曰總

不祭又何助於人卽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

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是遭始死之喪卽輕如總自己

喪祭且停而況助人非言四時常祭也熊氏註甚明

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非言終喪

不祭歟曰又非也喪三年一讀言喪之三年者不於葬前屬紼

之時行宗廟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行之觀下言越紼則上文不祭者不越紼也非葬後執紼已畢亦不祭也設葬後不祭則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祭可矣何必專指曰越紼行事乎至五祀葬前亦祭不曰越紼者鄭志答田瓊曰五祀宮中在喪內也

曾子問鼎俎既陳不得成禮一則亦有士總不祭語乃言祭正設聞變而廢大夫有九喪至大功士十一小功總亦廢焉非言殯葬後廢祭也

且卽此則而觀大夫遭齊衰大功喪門內廢門外不廢士遭小功總當亦如之而且曰於死者無服則祭是諸喪甫聞驚悼之時尙有不廢祭如此者而謂殯葬後不常祭可乎

然則如之何曰天子以及於士皆葬前停祭卒哭後凡遇常祭

請新主祔祖合食祭畢反寢孝子將事素服微殺其凶卽虞杖不入室堂之義也祭禮降殺不樂不飲酺受胙卽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卽殯而祭尸入三飯不侑酺不酢而已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祀畢獻而已之意也況古有牲曰祭無牲曰薦今世大夫備牲者少清酌庶羞並非祭也又何妨焉

書習齋存治篇後

先生三存編存性存學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濩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塏從遊後聞而悅之著瘳忘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聚晤考究厯有年所及塏出遊四方辨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



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啟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尙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時紈袴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卽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聖賢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皆付空言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誅何國也矧於晚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毒遍地邱墟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卽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矣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

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閒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封建始可行也五封建之殘民則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尙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狼籍盈野盈城豈滅流寇然流寇亡蹙而諸侯亡遲則將爲數十年殺運數百年殺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煙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卽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孰甚欲治平何由七戊寅浙中得陸桴亭封建傳賢不

傳子論蓋卽郡縣久任也似有當質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榷者數年於茲未及合一先生倏已作古矣於戲此係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

附錄

先生二十五歲讀春秋繁露書其後曰漢之儒者宋人獨推董子今觀其遺書乃知爲臭味也陰陽五行十餘篇則太極圖說西銘之濫觴言米出禾中而禾未可爲全美善出性中而性未可謂全善則性有惡圖之乘韋與孔孟罕言性天及言性善者大異也獨明道而不計其功二語宋儒以爲學宗則班史誤易其字而非廣川本意也對膠西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與孔子先事後得放利多怨等語本無齟齬班固誤爲

不計其功則禹治水而不思安瀾周公制禮樂而不期太平也  
子爲父嘗藥而不思其起臣爲君敵愾而不計其勝也學者奉

斯言爲指則學無事功舉世陸沈此言之禍可勝道哉

年譜

先生應石門吳公匪庵聘教其子入京習齋謂曰勿染名利對  
曰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爲也先生不交時貴塏不論貴賤惟  
其入先生高尙不出塏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則行先生不  
與鄉人事塏於地方利弊可陳於當道悉陳之先生一介不取  
塏遵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耳習齋首肯

同上

先生游浙問樂於毛西河西河以所著樂錄示之曰予論樂以  
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曰願學踰月以所著學樂錄就質問定  
聲錄似不當生乙四字調無乙字正與林鐘不生大呂生太簇

合西河以爲然又問唐五音歌訣西河曰歌存圖亡未悉也及北歸恍若有得乃著宮調圖并七調全圖每調有宮商角徵四調與唐後所傳四十九調四十八調二十四調皆可相合復思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前謂似生上爲四字調不用乙義尙未盡取竹吹而度之乃悟正生清清生正高低相生之法也畫十二律器色七字爲七調還宮相生全圖寄質西河西河稱爲絕世聰明後又以六律正五音圖求正並問郊社及經義西河答書盛稱英雋槩世一人且鐫其學樂前二卷入西河合集內同上浙人邵允斯亦受教於西河者貽書論學答之略曰搆少承先孝愨家學卽欲自立爲一儒者弱冠從顏習齋先生游教搆力求古聖舊轍置日譜以糾察身心學禮學射學韜鈴學數凡古今成敗日夜研究經史子集皆繙閱之以爲實行之考證非務



佔畢也如是者幾至四十以樂無傳入浙拜河右先生問樂因  
從而學焉且聞先生言太極先天本於釋老以及儒者欲以干  
羽平賊諸謬而於素所言宋儒之體用俱與聖人異者益信又  
得觀其駁正易詩書春秋禮諸經謬解而經學頗進已而得陸  
桴亭書見其言戒慎恐懼之功甚正與佛氏所謂明心見性者  
較若黑白於是無動無靜咸以小心翼翼自持而存養之功亦  
稍進然而體道之功愈進而愈見其難且論學直宗周孔以待  
來者將世所謂程朱陸王之歧途欲從而改正焉世人聞之大  
驚小怪恐非繇力所能措撐足下賜教使得折衷幸甚

同上

萬季野素嘽毛西河見先生所作西河全集諸序不悅故屢過  
從而有退言及將刊大學辨業念季野負重名必須一質合則  
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辯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數日季野拜曰

某慚與先生識久爲所包不知先生今乃知聖道自有正途也  
遂爲之序謂大學言物卽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卽學習禮樂  
射御書數之物爲得古人失傳之旨卓識不可及不可謂異乎  
前儒而驚疑之也

同上

先生與方望溪交最深當六十九歲時望溪書邀入京念向者  
論學尙未盡言往晤語之曰庶子爲君尊母爲夫人春秋有經  
文禮記有典禮歷代帝王有成規請勿執胡傳之謬也望溪曰  
先生舉儀禮則喪服傳慈母生母與父及嫡母同三年足可伸  
追稱小君之說矣不必用春秋文也先生以其猶護胡傳姑已  
其言又謂之曰顏先生學之切實君所素許也但謂宋儒是聖  
學則天下無是非並立之地請問其以主靜爲主敬之功是禪  
宗否其存誠是愚誠否其窮理是俗士之誦讀否以六藝爲末

務粗迹而專講性天是背聖學否以致聰明人盡歸無用遂使神州陸沈王夷甫輩安謝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望溪憮然曰願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則正學興彼學退矣同上

恕谷弟子

馮先生辰

馮辰字拱北一字樞天清苑人諸生貧而篤學恕谷聞其名贈以訟過則例介於習齋問學後遂師事恕谷與威縣劉調贊同稱高第弟子恕谷所著書多載其問答書成輒序之有所發明恕谷卒後先生爲輯年譜其所自著有士喪禮學規家勸等書晚失明口述一編倩人書之曰倩人諺語參顏李遺書

劉先生調贊

劉調贊字用可威縣人少能詩年二十四見恕谷所著大學辨

業聖經學規而慕之賦詩二章介肥鄉白宗伊來謁執贄門下  
恕谷教以習儀辨業兼講武備立日記自考功過以慎獨謹微  
習勤爲主能琴通樂律後恕谷建道傳祠命先生撰樂章三篇  
先生與其族子述舞及冀州趙本中以琴笛笙和之恕谷於及  
門最稱其穎敏馮樞天輯恕谷年譜未終先生續成之自著有  
士相見禮儀注冠禮儀注

參顏李  
遺書

### 鄭先生知芳

鄭知芳字若洲棗強人康熙戊子舉人父端官江蘇巡撫先生  
與同邑張叔璋瞻抑聞習齋之學同來執贄會習齋歿乃受學  
於恕谷再迎恕谷至其家講學其兄見百良仲長民皆從請業  
先生尤英邁會規恕谷曰行道而不辯何如恕谷曰不可君子  
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辨先儒

者在章句顏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  
色安可不辯先生又曰攻佛不知其精不如勿攻曰不然能攻  
賊卽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贓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恕谷又謂之曰馮樞天有爲聖賢之志而才短潛子有爲  
聖賢之才而志游移苟無佛老溷之隱怪牽之富貴誘之志可  
立矣恕谷周易傳註成先生與參訂專以人事論易如恕谷之

旨

參顏李  
遺書

### 閻先生鎬

閻鎬字季伯蠡縣人恕谷館其家從學甚久學禮佐纂學禮錄  
辨大學中庸分章之誤恕谷采其說習齋教人以禮爲主恕谷  
兼以文事馮樞天傳其禮先生傳其文故恕谷所著書多樞天  
爲之序獨恕谷後集使先生序之

參顏李  
遺書



錢先生煌

錢煌字曉城桐鄉人諸生講經濟考訂之學恕谷至桐鄉先生以弟子禮來謁恕谷語以習齋之學先生所著籌邊三略讀史危言治河一得瘳忘贅語讀存學後編壁書辨偽中庸辨孟子疑義就正習齋習齋評之貽書論書生文人之非儒勉以卽素所究治兵治水二端討論體驗使可見之施行斯爲眞儒後先生跋恕谷閱史郟視言仁勇之合不能勇則德仁亦僞蓋服膺習齋云

參顏李遺書

案恕谷弟子見於年譜及顏李遺書各種者蠡縣則有閻

鍵閻鈔閻銓皆鎬之兄弟又其族人閻鈺閻茂宗閻世昌

趙宏澤趙宏濟趙宏深趙宏澍劉心衡劉心蕙劉珙李書

思陳兆興李廷獻李元英齊春彭如龍彭猶龍博野則有

趙暉趙昕趙隣趙士秀郭藩劉貫一鍾淑管廷耀管廷昌  
京師則有郭鏌郭培郭宏申奇章董漢儒董漢傑伊維藩  
伊維城祁霽臣通州則有宋惟孜高陽則有王楫齊勳齊  
中岳安平則有趙垂勳及子瑞鴻弓巽弓御九王博古王  
傑期肅寧則有王業豐王業彪深澤則有李通及子基冀  
州則有趙本中衡水則有劉廷忠劉廷直杜謙牧杜謙益  
棗強則有李杜大名則有張珂其籍隸他行省者武城劉  
天植德化黎長舉石門吳關杰吳用楫吳師栻皆侍郎涵  
之子姪桐城方道章侍郎苞之子武進惲宗恂惲敦夫皆  
鶴生之子又常州孫應榴亦鶴生所介遙執弟子禮葉惟  
一受業最晚籍貫未詳以上諸人未見著述行事不詳附

列其名

恕谷交游

許先生三禮 別見夏峯學案

竇先生克勤 別見潛庵學案

方先生苞 別為望溪學案

胡先生渭 別為東樵學案

萬先生斯同 別為鄞縣二萬學案

閻先生若璩 別為潛邱學案

梅先生文鼎 別為勿庵學案

楊先生名時 別為凝齋學案

王先生源 別見習齋學案

惲先生鶴生 別見習齋學案

程先生廷祚 別見習齋學案

王先生復禮

王復禮號草堂錢塘人爲學初欲調和朱陸作三子定論恕谷游浙訪學與投縞紵致書論朱陸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於孔孟三子卽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卽同歸無取也先生是之恕谷再至浙先生以所著四書集註補書解正誤示恕谷且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說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爲無不爲等語則雜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矯誣聖賢詮注佛老二例以正之又曰吾輩爲聖道而辨先儒不得已也不可過激而失中不可剽古人舊論以爲己出不可刻訾小文小義此余正誤意也恕谷曰善又與恕谷論學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卽以豆爲陳習兵恕谷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

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陽明之兵寧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於諸公者不專以是爲學宗且雜聖道以他途耳先生曰此論甚平可質九原矣以所著就正習齋習齋稱爲淑行好學恕谷亦服其貫串諸經

參顏李遺書

### 郭先生金城

郭金城字子固大興人原姓張氏父盡忠養於郭氏始隸漢軍旗籍先生以官學生試授內閣中書累遷刑部員外郎轉御史與恕谷游延教其子聞習齋學說私淑之盡棄所學講求天文地理政刑經世之學在刑曹有聲及爲御史疏請汰冗員議復古學校選舉之制持清操不謁權貴兄金湯字子堅官桐鄉知縣聘恕谷往佐治事之如師恕谷與其昆季交最深歿並爲之

傳

參恕谷年譜文集



案恕谷交道甚廣錄其著者畿輔學者凡與習齋接者恕  
谷皆共講肄不複載

清儒學案卷十三終

清儒學案卷十四

天津徐世昌

梁溪二高學案

自明季梁溪顧高二公講學東林東南壇坫稱盛彙旃繼  
忠憲之志久主講席江左學者翕然向風推及新安諸子  
故有紫陽通志之錄紫超逸情孤詣避遠聲華篤志研經  
不專談性理實開震滄顧氏味經秦氏之先焉述二高學  
案

高先生世泰

高世泰字彙旃無錫人忠憲公攀龍從子明崇禎丁丑進士授  
禮部主事擢湖北提學僉事修濂溪書院遴諸生數百人講學  
其中均州劣生某導武當太和宮稅璫謁文廟令諸生講書有

清傳學案卷十四  
非笑之者璫怒誣以拆毀宮坊文致數十人事下勘覈備陳璫  
僭虐狀得旨撤璫罪劣生獄乃解遂辭職歸先生少侍忠憲講  
席篤守家學及歸林下時東林書院毀廢已十餘年先生重建  
之取舊藏先聖木主奉祀春秋仲丁行釋菜禮次第復道南祠  
麗澤堂築再得草廬講學其中四方學者相率造廬問道凡三  
十餘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壇坫復盛清初鉅儒李二曲陸桴  
亭張清恪皆嘗至會講祁州刁蒙吉篤信忠憲之說與先生往  
復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因其父舊出門下  
亦守東林之一脈焉先生著有中庸問答高子節要忠憲公年

譜東林書院續志紫陽通志錄三楚文獻錄

參先正事略 錫  
金合志 東林書

院志

東林會語

與李二曲會講東林之語見二曲集

學而時習之之字要體認此書上虛字須照定本章章旨看如吾斯之未能信斯字便指仕之理而言如切如磋其斯之謂與斯字便指未若之理而言此猶爲舉業做文字者言也若首章學字註中是效先覺之所爲爲字著力又補以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豈不是一箇敬字卽如君子九思章豈不是一箇活敬字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一箇活敬字朱子曰習靜不如習敬信哉

馮恭定有言漢唐宋之制科本無關於身心殊非聖賢之務若八股之業所讀者聖賢之書所摹擬者聖賢之語只是不會發得聖賢之心故不能做聖賢之事立聖賢之品今亦不須易業只就其先資之言而勉爲實行便是聖賢了無奈以書本爲敲門瓦科名到手書本棄去一一盡是反做此之謂言不顧行行

不顧言不但是背聖人之言卽自己平生之言自己全不照管  
那得成人

言滿天下無口過其惟紫陽朱子乎六經皆我註腳是陸子之  
口過也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文成之口過也學者一啟口而不  
可不慎如此

行滿天下無怨惡怨惡在人如何免得要知不是求免怨惡此  
兩句原是發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的念頭

附錄

先生之學近守忠憲遠宗朱子而尤以朱子大學格物補傳爲  
聖賢切實要領工夫謂朱子早慮後人認作空知但說靈明知  
覺而於事物都不能貫通故提出一理字以實知字再提出表  
裏精粗以實理字蓋人心之靈猶如火火必有所附麗而後見



其光明物乃知之附麗處格則推致廣遠所以用而不窮之法也離物言心遂爲二氏之別傳舍格物而單提良知終非聖門之正的爲其與致知在格物之旨不符耳故講大學者或提致知或提修身或提誠意頭緒愈紛不如仍本聖經明文在格物爲大定

以下並見熊賜履撰傳

李二曲學尙姚江特造東林會講先生與之辨論二曲答云陸王矯枉救弊其言如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未可概施虛怯之人先生所慮極是退而謂其從游謂宜奉爲典型

休甯汪學聖參究禪宗幾二十年聞先生講道造門而請先生與言後學宗派惟程朱程朱宗派惟孔孟闡發程朱是爲正宗厭薄程朱是爲亂宗世之談性者旣荒唐於禪宗之徒尤荒唐於援儒入禪之徒必欲堅持三教一家之說惜誤用其精神矣

留語數十日而學聖遂悟從前所學之非

新安汪知默陳二典胡鼎汪佑吳日慎朱弘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游先生門相次問學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以廣薪傳

先生主東林書院三十餘年踵行忠憲同善會八十餘次孳孳焉守忠憲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故學者莫不知有彙旃先生云

### 高先生愈

高愈字紫超忠憲公兄孫也諸生十歲讀忠憲遺書卽有志聖賢之學既長熟復羣經及諸儒語錄務躬行實踐不尙議論謂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家貧父嗜酒食必具酒肉或就人飲則遣僮往候自屏立路隅俟與主人別扶掖以歸以爲常居喪不飲酒食肉不入內取與之介最嚴與人以和雖子

弟未嘗訶譙終日危坐不欠伸盛暑不裸跣有忿爭者至其前輒愧悔里人好以道學相詆譏獨至先生僉曰君子人也晚年益困窮嘗餒粥七日方挈其子登城眺望意充然樂也張清恪撫蘇時延主東林講會以疾辭卒年七十有八生平覃精經術爲周禮解凡數十易稟與華霞峯論春秋聖人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爲辨正諸家之失顧祭酒棟高從受學說春秋往往宗之著有周禮集解二十四卷小學集註六卷老子道德經解薛胡

羅三先生要語各若干卷

參史傳 先正事略 錫金合志

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論

以下二篇見春秋大事表

公羊內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言葬義之精者也然考經所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內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于所謂內賊未討不書葬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

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藁葬者不書葬蓋凡所謂葬者非徒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贈奠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于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弑逆之賊猶擅國柄對其君父藁葬路隅若樂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而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自掩其弑逆之迹而反告于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譸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

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  
皆據實書之耳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旣死之魄而慰枕戈待  
旦之心藁葬不書葬足以彰暴骸之慘而激同仇泣血之志僞  
爲葬者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者皆當擊  
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與華霞峯書

春秋十二公不書卽位者四君說者謂皆聖人削之然其說可  
通于此者卽不可通于彼于是各爲委曲相就之說而春秋之  
旨晦矣隱不書卽位文定主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其論固極正  
大然嘗竊惑之春秋之法是非善惡固云大公而不私然尊君  
父不敢斥言者亦春秋之定理也春秋惡天下之無王則亦惡  
乎一國之無君惡一國之無君則己更不當先萌無君之心而



逞無君之筆夫春秋諸侯其不請命而無承者遍天下而文定  
乃曰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則是聖人欲正天下無王之罪  
而已先逞無君之筆矣夫君父一也今有羣爲盜者于此而其  
父亦與焉藉令身爲士師而曰首誅吾父之爲盜者其可乎隱  
公卽有可絀之罪而聖人非絀隱公之人若謂聖人作經直以  
天自處而于此乎何恤焉則亦悖理逆倫之甚矣今謂削隱公  
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卽文定首絀隱公之意也此其說之可商  
者一也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不稟于君而稟于父可從未減  
義亦未安夫諸侯之位受之王也非受之父也既不稟于王則  
雖受之于父而亦爲擅立又可從而未減乎既可受之父而從  
未減則天下諸侯其干王法者少矣旣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  
之例又未減于文成諸君而書卽位以書卽位者爲是則疑削

卽位者爲非以削卽位者爲非則不宜以書卽位者爲是是非  
可以互易予奪可以倏更隱何獨不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  
罰此其說之可商者二也又謂桓宣定三君皆繼弑而與聞乎  
故故亦如其常而書卽位夫桓宣繼弑君信矣若昭非弑也昭  
非弑而強使之同乎弑則亦模糊遷就之說也桓宣之惡極矣  
俱志存乎殺兄定非志乎殺也但不能討意如爲罪耳因定不  
承于父難從受父末滅之例而直使與桓宣之弑君者同科則  
用法可謂不平矣此其說之可商者三也然則十二公或書卽  
位或不書卽位其義果云何曰一從其實而書耳聖人非有意  
于其閒也隱之攝而不卽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弑君而不  
卽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弑之實耳  
若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慶父立閔公誠無不忍子般之意

然慶父醜聲昭著廷臣亦惡之季友之徒或有與之爭而抗者  
故亦不行卽位之禮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君實嘗卽  
位矣則經亦無容沒其實而不書卽位隱莊閔僖四君實未嘗  
卽位也則經亦不得強而誣之爲卽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  
秋雖皆從實以書而于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卽位者自有以明  
傳世繼統之重于莊閔僖三君不書卽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  
君處變之法于桓宣之不應卽位而書卽位者自有以發其很  
賊無兄之隱于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卽位者自有以見意如  
強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萬物無遁形聖人之意  
未嘗不深切而著明也或曰王法所最重莫過于繼世而立君  
王法所必誅莫過于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卽位止  
于從實而書之則所云丘竊取者謂何曰子不稟于父臣不稟

于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于衛人立晉之文發之矣不必更牽合于此也然則隱卽位不書止于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天下諸侯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一國不書卽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于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歟

彙旃弟子

張先生夏

張夏字秋紹號菰川無錫人明諸生孝友力學有文名後乃棄舉業潛心理學以朱子爲宗自高忠憲罹黨禍人目東林爲畏途而先生信道愈篤洎明亡彙旃修復學舍遂從學學者雲集春秋釋菜後升堂講學每推倡首爲眾所服康熙中湯文正公

撫蘇至東林會講甚重之延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聽者感  
動咸謂東林有人自彙旃旣歿學者奉之爲師如事彙旃歷三  
十年東林講席不輟賴其力也卒年八十有六其學守居敬窮  
理不爲他歧所淆亂於經尤深易詩春秋熟精十七史諸家記  
載典章紹革厯厯指掌博訪先儒遺書手跋親鈔率多秘本著  
洛閩源流錄有功聖學又有五經四書述朱解孝經問業小學  
論註並行世後唐氏鏡海尤稱其洛閩源流錄辨論儒宗毫釐  
剖晰不參客氣足以翼道云

參東林書院志 錫金  
合志 國朝學案小識

### 洛閩源流錄

自序曰嗚呼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  
朱繼而卑孔孟繇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  
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



正之以孔孟不若卽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卽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卞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於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雒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荆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尙援濂洛爲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歿未幾而賜諡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爲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旣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澠池篤勵躬行河津標復性之宗泉南啟

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決裂太甚隱怪有述  
詖邪生心一時講壇徧地絃誦徹天問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  
者名爲道席之極盛實當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  
齋二泉諸先生皆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王學高陵出  
甘泉之門不徇其說莊渠旣焚毀達摩遺跡又搜剔慈湖禍根  
三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廡祀先辭  
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耐竟如晉楚分畝蔡衛爭長非閭位之  
奪正乎旣而東林鼎建我願高兩夫子並作一提性善以破無  
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  
爲謫籍孤臣未免聯席倉皇異同回互尋罹璫禍身隕節完而  
恩恤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湔謗史極於南遷尙爲口實嗟乎  
生不逢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膺淳祐從

祀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淳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窮矣  
大抵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尙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  
之道先掩飾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者居今日而  
尙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覩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  
何以詳議本末終始而知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  
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洛  
閩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埽  
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否則有倡爲  
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人卽詆爲偏  
黨欲箝吾口而掣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此量天下士  
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真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  
言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

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

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進庶位所宜詳慎訂正敬軒整庵兩先生傳既折衷高子遺書餘皆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

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及欲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況平日出處卑污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邱氏張桂槩不之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朱子嘗爲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雒

淵源獨遺涑水是嚴於辨學處然後來遞進六子於文廡竟以六贊爲據矣至謝方石氏續錄後敘中惓惓於杜清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考略亦遺王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搜輯固有向擅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學問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冀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曾窺語錄著述一班知其所學各正而朱馮冀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詞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況當老成半謝離索成愆中間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統以俟當世大君子

吳先生曰慎

吳曰慎字徽仲號敬庵歙縣人諸生家貧力學游吳隱於醫聞彙旃講學東林往從游虛心請益析疑問難時出讜論後返里



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守白鹿洞學規以居敬窮理返躬踐實  
爲主究其得力尤在一敬字自號敬庵著有周易粹言大學章  
句翼中庸章句翼行世於周易四書周子太極圖西銘皆有論  
著並名曰翼藏於家

參東林  
書院志

### 汪先生璫

汪璫字文儀號默庵休寧人少卽潛心儒書事親孝遭亂家落  
爲賈以養僦居漢陰遂占籍文譽甚噪久乃棄去惟力於躬行  
與吳敬庵施誠齋先後問學於東林不妄交所師友者惟彙旃  
及吳中徐侯齋與同里數會友而已著有讀易質疑二十卷以  
程朱之說體驗身心研究最精又有大學章句釋義周易補註  
便讀語餘漫錄文集悠然草詩集儀典堂文錄

參東林  
書院志

### 施先生璜

施璜字虹玉號誠齋休寧人少過郡紫陽書院有講學者往聽之聞身心性命之緒論喟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潛修於先儒諸書能辨其源流得其指歸時新安紫陽還古兩書院每月會講往往推爲主席必先期齋戒莊肅將事於先儒語錄多所發明康熙壬子歲來梁溪謁彙旃執贄行師事禮彙旃推重之會輒推爲祭酒著有思誠錄小學發明五子近思錄發明初來會講與彙旃約某年月日復來會講及期設榻以待或謂千里安能必如約彙旃曰施生篤行君子如失期不來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竟果至時傳爲美談歿後東林學者以誠齋與吳敬庵汪默庵三人並附祀道南祠

參東林書院志

彙旃交游

顧先生樞

顧樞字所止號庸庵無錫人端文公憲成孫明天啟辛酉舉人承家學又受業於高忠憲明亡後屏居涇皋結茆於故居之旁取陶淵明詩語名之曰西疇深自斂迹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淹洽諸經尤深於易晚爲易橐折衷諸家主理不主數嘗言程朱易至矣近世孫文介明雒義倪鴻寶兒易黃石齋易象正皆吾所不解吾祖於易理最精獨無著述僅仍舊解略爲去取而已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其於易蓋心體而躬行之所學原本家庭以性善爲宗以無欲爲括而敦行以復性踐禮以克欲則其自主之階津也其論明儒服膺薛文清胡敬齋而謂白沙陽明未免一線之差又曰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著有西疇易橐西疇日鈔古今隱居錄端文年譜端文要語

參東

秦先生鏞

秦鏞字大音號弱水無錫人父爾載爲高忠憲入室弟子率之同受學明崇禎丁丑進士與彙旃同登第以文章氣誼相砥勵官江西清江知縣又補山東蓬萊有惠政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屢上封事見國事日非告歸明亡隱於城東弓河上自題所居曰千休館謝絕人事惟與門弟子講學十餘年乃卒著有易敘圖說周子通書半解皇極內篇小衍先儒四編講錄參同閣集

清江縣志

參東林書院志  
錫金合志

胡先生時亨

胡時亨原名時忠字伯昭號慎三無錫人明崇禎丁丑進士官江西南昌府推官治獄清簡有平寇功福王在南都擢福建道監察御史上疏清言路正綱常收人心不能用究心理學著聖

學源流錄

參東林書院志

嚴先生穀

嚴穀字佩之號生軒無錫人明諸生甲申後不復赴試篤學好古博究經史百家而以理學爲主曰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學有歸宿處與彙旃講道東林推爲主席著有生軒易說生軒存稿屬比直書易同東林書院志

參東林書院志  
錫金合志

易說

龍本有首以天德之不可爲首也故剛而能柔有而若無所謂見羣龍无首而非猶夫夢夢焉无首者爾不然首出庶物又胡爲稱也惟首則爲庶物主亦惟首而无首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安是道无爲恭己虞舜以之抑在下亦有然歟曰居深山而同野人是之以爾



乾初彖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坤初彖履霜俯視小人之出聖人之於微陰賤之惡之也如是

修道之謂教既薦之教也皇極之敷言也神道設教盥不薦之教也皇建其有極也

往來不可絕憧憧不可有不往不來其學也禪憧憧往來其學也俗

不久得禽則爲王良之詭遇久安得禽則爲宋人之守株彼之貪也巧此之貪也拙

小人用壯不學禮也學禮則爲知方之勇君子用罔不致知也致知則爲必明之強

知復之來復可與言天德知解之來復可與言王道

无妄之疾來之速去之不可速苟負屈而必鳴被謗而必白是

始之外邪終將內毒乃益其疾也所以不藥有喜損之疾攻之速去之不可遲苟有諍而不從聞過而不急改則生理鮮矣醫雖良能續乃命於天乎所以使過有喜

剝不利有攸往陽不可盡決利有攸往陰不可留  
豐巽上爻皆人臣之欲保終者豐則峻宇危垣居高而絕物巽則卑棲俯伏喔呢而栗斯一爲怙權恃位之老奸一爲吮癰舐痔之鄙夫皆凶道也

舍巖祖而昵慈妣雖有童心不失天性失主眷而安臣分雖無感悟終鮮怨對皆過而不過之義

悔雖向吉然未離凶蓋猶有疵者存也吝不遽凶然漸遠吉蓋已有疵者起也凶爲大疵悔疵爲凶之將終吝疵爲凶之方始故皆曰小疵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繇一致而萬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繇萬殊而一致

惲先生日初

惲日初字仲升號遜庵武進人明崇禎癸酉副榜應詔上備邊六策不報去隱浙東天台中三年而兩京亡浙亦被兵走閩粵爲僧與閩中兵事軍潰獨走歸常州僧服講學少時文章瑰麗而嗜宋儒書後師事劉戢山學益進戢山歿後訂正年譜撰行狀發明其學一日攜狀過梁溪以示彙旃曰劉先生謁忠憲講論有問學三書皆儒宗關鍵劉先生之學卽忠憲公之學也因作高劉兩先生正學說略曰忠憲得之悟畢生祇重修持會稽得之修末後亟稱解悟忠憲以格物爲宗成乎形之謂物本乎天之謂則會稽以慎獨爲宗一於位之謂獨原於性之謂誠

要以窮理主敬用各有當而進實相資孔門之博約也虞廷之  
精一也兩先生所由接其傳學者惡容以偏廢也會彙旃重興  
東林書院時與周旋其間郡守駱鍾麟求見不納及其去官始  
一見陸桴亭講學常州數與往復於論性書有辨駁著有四書

講義劉子節要見則堂語錄古文野乘諸書

參惲敬撰家傳  
武陽合志

東林

書院  
志

### 龔先生廷歷

龔廷歷字玉臣號震西武進人徙居無錫順治壬辰進士官浙  
江湖州府推官以平反冤獄忤上官罷職歸博通天文地理諸  
子百家之學晚益潛心考道與彙旃講學東林著有願學編理  
學醇疵辨諸儒語錄諸書

參東林  
書院志

### 湯先生之錡

湯之錡字世調宜興人布衣安貧力學於書無所不讀篤信周子主靜之說或議其近於禪曰程子見學者靜坐卽歎其善學易言齊戒以神明其德靜坐卽古人之齊戒非禪也居親喪一循古禮就地寢苦事諸父如父昆弟無間言得高忠憲復七規曰此其入德之門乎仿其說爲春秋兩會聞風者數百里來就學焉明亡年二十四卽棄舉子業嘗論出處之道曰潛龍勿用潛要確若不確則遯世不見知而悔矣古來多少高明人只爲此一悔所誤常州守駱鍾麟請關中李二曲講學毘陵特遣傳聘先生辭不赴後延主延陵東林講席皆不就爲學專務切近絕無緣飾或詢陽明致良知之說及朱陸異同曰顧吾力行何如耳多辨論何益卒年六十二及門金做顧培輩建書院於惠山之麓奉其主祀之著偶然云集做字廓明靖江人少負氣節



爲任俠已而至宜興問道於世調與顧培築共學山居於錫山  
培字昀滋無錫人從世調昕夕講習遵高氏靜坐法以整齊嚴  
肅爲入德之方求合於孔氏之默識且以觀喜怒哀樂之未發  
山居行復七規巡撫張清恪詣東林論學頗以靜坐說爲疑培  
立義數千言以申高氏之旨參史傳

李先生顒 別爲二曲學案

刁先生包 別爲用六學案

陸先生世儀 別爲桴亭學案

徐先生世沐 別見桴亭學案

紫超弟子

顧先生棟高 別爲震滄學案

紫超交游

華先生學泉

華學泉字天沐號霞峯無錫人以經學著所著儀禮喪服或問  
紫超極稱之又有讀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  
增訂周禮集解老子疏義霞峯文鈔甥顧棟高從受學所撰春  
秋大事表多取其說

參錫金  
合志

清儒學案卷十四終